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歷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定州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

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非）人付以重（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一無二字）選（一作揀）擇越（一作不）次而用（一有而字）但守

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一作一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為換易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須有人用臣謂二字一作且今日任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一無二字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一有營字築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一作道臣謂朝廷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材議者不過曰例

當叙進别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説耳方今黠（一作醜）則契丹之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一作暫）來（一有便使二字）朝廷忍耻就議蓋謂河朔無可自（一作素無可）恃難與速（一作力）爭須知屈意苟和少寛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一無二字）精意（一作選）將臣先為禦（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一作用）小人之日也（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

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閒慢職秩若欲録其勤一作勲舊優其戚里之恩閒官厚禄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臣風一作竊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一無此四字不一作未肯稱臣一有又字索物大多其志不小一作少乃是欲以强相迫脅爾一無此九字朝廷既一作必不能從

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溥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强弱若（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田）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内憂斬戮次恐拘留（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令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

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一作以)班行(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一無次字)來者漸(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一本彼字作今賊)轉自强我轉自弱(一有矣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一作羌)蠢爾亦可不謂無謀今其求人必須極驕强辭以圖相勝若能(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字下二十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

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犒（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一作幹）事班行足（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一無此二字）攻寇（一有邊鄙字）逞（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一作國）體不若急修（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筭（一作廟勝）取進止（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

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慮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絶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彼俗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彼俗安得惟

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䍐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

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
下深思極（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夏賊之姦謀
衆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
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西夏險詐雖和而不敢
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
之實一曰自屈志（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一有不過欲字）退而休息
練兵訓卒（一作訓兵選將）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
朔（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

一作廢弛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一作稱臣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契丹將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為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甲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

自强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興兵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一有固字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二字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右臣伏自見一作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

建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契丹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契丹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

不相傷亦已足一作挫賊鋭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

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

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有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

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葢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一有必字）不急求相見則於

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
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
直入賊中說令臣服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
延歲月不拒絶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
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
議乃是未絶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
進退萬一遭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
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

當自為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吕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吕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一作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剗刷及以穀帛囬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

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一作達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三字一作諸路自警刼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

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契丹中間屢牒邉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茍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

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常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
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
其臨事而敏應卒一作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
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四方其孫抃欲乞不令出
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折人情尚執一作守前議即乞別令
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徃貴不誤事且契丹
君臣頗為强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
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

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今若仲淹外

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
今邊事是自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文忠集卷九十九

原書封面卷次訛誤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一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一百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絶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

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

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至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刼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内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為廟謨上寛聖懷茍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

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啓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内一件州縣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啓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擾擾次第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内殺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

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一作無堪使用一作者所以張皇擾攘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啓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

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内州政大壊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歳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絶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柬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

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惟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肯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

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騷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顛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

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横流又見國家綱紀廢頹法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

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鮮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葢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兹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廵檢縣尉不肯

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畧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為害

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以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寛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討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

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葢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歷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斛職風聞侍從之臣内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一作謀夕議内

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人主因之薄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跡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葢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一作置之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

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作聖明）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廁清待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失序（一作倒置綱）紀大隳二十四年（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

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葢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不敢指一作發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一作又日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一作正賴陛下始終保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

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便更一作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常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絶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吕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茍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

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狥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令袁宗等雖曽得旨而未受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衷簡不能止絶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别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

為無功之臣私罷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裔內安百姓致一作使得西北交搆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綱紀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

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癱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一作肖須防作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録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

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
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

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加一作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

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邉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葢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葢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

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

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乞一作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

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辯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令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慚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

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頼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邉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葢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陝西轉運使下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一作大為西人患逃移却人户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

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陜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絶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為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邉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一作此奬諭葢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訪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咸為材一作能吏别有任用却

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文忠集卷一百

文忠集卷一百一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髙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契丹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須有

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

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興為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李侍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

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邉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

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請求選將之法若大將能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邉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庻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

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為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以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刼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鮮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强賊三十餘人燒刼一作刼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刼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横也

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偷賊之後繼以饑蝗陜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絶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更一作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盡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

放令幸陛下仁聖寛慈大臣偶免重責而尤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葢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勑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

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冨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論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冨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冨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

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

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今一作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乆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始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

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至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

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事臣二字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

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一作第)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歳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令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

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狥親戚一作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才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事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

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刼却軍資用仗庫螽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一作廨恣其刼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芘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

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與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勑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勑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

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
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
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内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
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别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内官吏
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内顯然官吏
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
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
近日頻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

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一作信則更無凛畏必効因循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葢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昬

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

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泊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泊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泊等一兩資（一作員）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一作泊等）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乆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

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禄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婾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

又有廣費資財多鴈文册所業又非絶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内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别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此

葢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

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

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

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

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衆所知則

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脩撰之類

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文忠集卷一百一

文忠集卷一百二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陜西劄子慶歷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禦備

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劉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

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以到闕風聞賊意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冊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一有計字誤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

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裔窺見中國廟謀勝一作神算惟

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敵人貪求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巳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契丹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况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

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肎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契丹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寛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謨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契丹不邀功責報乎彼或一動能使天下無

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

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汚事發内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宫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葢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之故陛下

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為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人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

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寛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效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寛假之患（一作患）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寛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壯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

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濶畧偶不檢㸃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巳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則字可以常為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

必恐子爽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三字一傳聞作近者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栲掠皆是無罪之人因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動人心若不早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摇將臣憂懼解體之際哭

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别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

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絶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

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因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曽有論奏乞降詔旨安諭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

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兹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
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
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為深刻之事以邀
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
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
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勅條況樞
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
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

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為邊鄙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反為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乞伏別選差官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陜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檢㸃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茍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

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此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

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

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閒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旣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横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晝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

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况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内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不納

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牓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懐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

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鬬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鬬不可不虞寇死命窮一作寇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

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使兵士喧噪幾至生變茍或如此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為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

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一有故字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

一旦四方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謬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刼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

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益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寛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令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記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寛恕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二

文忠集卷一百三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横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廵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

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内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内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内雖小盜數多其如强刼羣賊亦不為少據欲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為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為勞績臣料一作謂天下州縣盜

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為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啓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横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絶小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惡但惡凈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内同時捕獲假

如有全火强盜縣尉廵檢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為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為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刼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刼賊又一作及民間

以為便利即乞須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葢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著黄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況小人作事亦須先計

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己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葢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

從此遂弱盜賊兗勢從此轉强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寛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説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逺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己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為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愛畏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賊一作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

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刼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

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

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效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

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陜一作目西饑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别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䘏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毁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税賦無所出致貧民起

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濶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饑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

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絶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録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

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䘏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税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䘏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饑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

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契丹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裔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遣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

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道字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

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稍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契丹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

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一作明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
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大頗臣忝為諫官
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
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
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
遠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
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
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

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宫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應

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閙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令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絶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邊警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為國斂怨葢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葢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

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絶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户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税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内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税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剏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户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

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畧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文忠集卷一百三